

创作谈

用六年时间书写 跨越六千万年的生命诗篇

□ 闫东



十年前那个雨天,我站在港珠澳大桥的施工现场。雨水模糊了镜头,却让百米外那个跃起的瞬间无比清晰——一只中华白海豚,在钢铁长龙的背景下,完成了一次轻盈而有力的腾跃。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某种呼唤。我对身边的团队说:“将来,我们要为它单独拍一部电影。”

如今,纪录电影《中华白海豚》上映了。常有人问我,这是《港珠澳大桥》的续篇吗?我说,它源于那座桥,但最终驶向了比桥更辽阔的地方——那是一片关于生命本身、关于我们如何与自然共处的深蓝之境。

从“看见”到“对话”。回望四十年纪录片创作的历程,我的镜头曾穿越广阔的社会图景与人文画卷。而真正将创作航向深深锚定于自然生命领域的转折,始于2014年——彼时我正在拍摄《港珠澳大桥》,而幕中那道跃起的白色弧线,如一记叩问,也似一声召唤。从那时起,我明确了自己要系统性地进入生态纪录片这一深邃领域。

此后近十年间,我沉浸在与山川、生灵的持续对话中,也逐渐在这种对话里,找到了最触动心灵、也最为笃定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纪录片《梵净山》与《中国秦岭:一只金丝猴的记忆》,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生态纪录片的门,那么《中华白海豚》便是我穿过这扇门后,向更深处海洋的一次命运奔赴。

《梵净山》与《中国秦岭:一只金丝猴的记忆》两次创作,让我愈发确信,最好的故事不在预设的台本里,而在自然沉静有力的生命律动之中,在于与科学家、守护者、山川湖海每一次真诚的对话。它们锤炼了我对“不打扰”的敬畏,也塑造了我用影像构建“对话”而非“观察”的创作哲学。

正因如此,当2014年那个雨天,港珠澳大桥旁跃起那只中华白海豚时,那个瞬间于我,已不仅是一次视觉的震撼。它仿佛是所有过往积累的一次召唤——我意识到,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经济热土之下,还栖息着一个穿越6000万年时光的古老物种。这一次,我想完成的,不再仅仅是记录它的样貌,而是以它为镜,开启一场更为复杂、也更为迫切的对话:在现代发展的浪潮中,我们如何与这些古老的生命共享未来?

这,便是《中华白海豚》诞生的真正原点。它是我个人创作脉络的自然延伸,更是我们将生态纪录片的视野,从山林真正推向蔚蓝深海的一次郑重启航。

“不打扰”的创作伦理。决心易下,道路漫长。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对这位“主角”知之甚少。如何在茫茫南海找到它们?如何理解它们的生活?

我们选择成为“学生”。扎进保护区,与科学家同船科考,和渔民兄弟同吃同住。我们记下了无数细节:它们偏爱咸淡水交汇处,夏日更活跃,早晚有固定的“活跃期”……这些琐碎的知识,构成了我们与白海豚对话的密码。

六年,我们出海百余次,航行超过3600海里,拍摄了上千小时的素材。最长的一次,我们在海上漂了半个月,最近时离岸仅20海里,却坚持不靠港。为什么?因为我们想沉浸在那片海的节奏里,想让它接纳我们,而不是我们突兀地闯入。我们立下铁律:发现白海豚,一公里外就必须减速、熄火。引擎的噪音对依靠声响交流的它们是巨大干扰。“不打扰”,是我们最高的创作伦理。

这带来了技术的极限挑战。为在远距离、不干扰的前提下拍摄到“精灵”的神韵,我们首次把总台自主研发、用于奥运转播的重型陀螺摄像平台搬上了颠簸的渔船。当它在风浪中锁定目标,以86倍变焦、4K每秒400帧的精度,捕捉到白海豚跃出水面时的飞溅水珠、皮肤下因运动充血泛起的淡淡粉红时,我知道,我们做到了——用最“硬核”的技术,实现了最“柔软”的敬畏。

生命本身的力量。真正撼动我们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它们为我们书写了最动人的剧本。

我记得与“钦钦”初见时,它脖子上被绳索勒得皮开肉绽,

纪录电影《中华白海豚》中捕捉到的白海豚跃起画面

我们都以为它活不成了。可它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我们一次次看到它,看着它成为母亲,哺育了三个孩子。我们叫它“钦钦”,取钦州之名,也寄托着对这份生命力的深深敬意。还有那只痛失幼崽的母亲,她驮着早已没有生命迹象的孩子,在茫茫大海上游了五天五夜,不肯放弃……这些镜头让团队在剪辑室里数次哽咽。这些不是设计好的情节,这是生命最原始、最磅礴的韧性爱与爱。它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记录的,是一个个与人类情感相通的鲜活个体。

影片的“人文脊梁”,是那些可敬的守护者。美国的杰弗逊博士,因研究白海豚在香港邂逅爱情;山东大学的祝茜教授,自嘲“只有疯子才研究这个”,却把几十年光阴交给了这片海;“熊猫之父”潘文石先生的女儿女婿,接过父亲的信念,从北方山林来到南方海湾,继续这场生命的守望。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科学家……他们的故事,让这部纪录片超越了物种观察,成为一个关于信念、热爱与传承的人类叙事。

在“天人合一”处寻找国际共通语言。中国自然类纪录片走向世界,常遇到一个瓶颈:如何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情?《中华白海豚》的创作,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密钥:回归人类共通的情感。

我们刻意避开了简单的“发展与保护的对立”叙事。那不是我们眼中真实、复杂的中国实践。我们看到港珠澳大桥整个工程为减少对白海豚的影响,耗资约3.4亿元,减少了94个桥墩;我们看到严苛的环保评估如何倒逼出更绿色的工程方案。这背后,是一种“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古老东方哲学在当代的鲜活实践——不是在发展中让道,而是在发展中协调、寻求共生。

我们把这种实践,放在“全球仅存约6000头、4500多头栖息在中国、2000多头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真实压力下呈现。不回避困境,才能彰显努力的价值;不夸大冲突,才能凸显智慧的珍贵。当海外观众看到,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基建能力的国家,会为了一个海洋物种如此审慎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种对和谐共生的追求,是全人类超越地域与文化界限、共同珍视的价值。

让思考比眼泪走得更远。影片做完了,但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在影院之外。我们带着电影走进高校、中学、社区。当清华附中的孩子告诉我,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随手一扔的塑料可能与远方的海豚有关;当无数观众为“珍珠”的命运落泪,进而追问“我能做什么”时,我知道,电影真正的作用开始发酵了。

有人问,花六年拍一部纪录电影,值得吗?我的回答是:太值得了。这六年,是我们向一片海、一个物种学习的六年。它让我们谦卑地认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它的一部分。纪录电影的使命,不仅是记录时代,更是塑造观念——唤醒那份对生命的敬畏,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一个理念,变成每个人心底的认同与行动的选择。

最后,我想回到那个雨天的瞬间。那只白海豚为何跃起?或许它只是在捕食,在嬉戏。但在我们看来,它那一道银色的弧线,像是一个跨越千万年时光的深沉问询,也是一次充满信任的亮相。我们用六年的光阴,尝试回应那份问询,也回应那份信任。

这部电影,便是我们交出的答卷。它凝聚了一路走来的全部信念——对我而言,这已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它是我职业生涯与人生旅程中,一份持续的追问、一次郑重的回答:关于人类,该如何与这颗星球上所有生命,共存于我们唯一且珍贵的家园。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批特聘研究员、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纪录电影《中华白海豚》总导演)

书林漫步

儿童电影是综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绘画、摄影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艺术,是少年儿童接触频率最高的媒介之一,带给少年儿童更为直接的视觉冲击力、情绪感染力和美感效应,因而儿童电影对少年儿童的培根铸魂、立德树人、陶冶情志、快乐长大、促进精神生命健康成长有着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电影艺术家于蓝曾谈道:“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中国电影开始关注儿童的命运。1922年,第一部表现儿童生活的短片《顽童》拍摄完成,中国的儿童电影从此起步。”从1922年至今,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百余年历史。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到底拍摄了多少部儿童电影?留下了哪些记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声光影像?这就需要花大力气系统搜集、整理这百年来的儿童电影资料,但这需要花费多少心血与功夫啊。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一工作终于有人来做了,而且做得是那么高品质、高水准。这就是耗时八年,由于蓝、林阿绵主编,周翠芳执行主编的《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典藏》。厚厚4大卷,380万字,近万幅彩图,厚达1705页。十年前,于蓝启动了这项工程,并于2016年1月10日写下了全书的“前言”。于蓝虽然没有见到此书的出版,但她毕生献身电影事业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儿童电影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自将光耀典册、惠泽影坛。

《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典藏》是对1922年以来百年中国儿童电影的全面回顾、整理与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儿童电影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单一到多样、从国内放映到国际影响的演变史、生产史、传播史、发展史。

主编者将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分为萌生时期(1922—1949)27部、发展时期(1950—1978)62部、新时期(1979—2001)253部、繁荣期(2002—2010)380部、持续高产与题材多样化期(2011—2022)646部。从1922年第一部《顽童》,到2022年的《巧克力和酥油花》,全书共收录了儿童电影1368部,一部不缺,完整呈现。对每一部影片,都有编剧、导演、摄影、主演、片长、拍摄时间、制片厂、内容简介等完整信息,重要影片还有获奖情况、童星、影评、幕后花絮等珍贵资料。尤其难得的是,每部影片都有至少四五张、多则十来张的第一手原始影像图片,全都来自电影资料馆的珍藏。

该书第一卷显示,在1950年至1976年拍摄的儿童电影中,有新中国第一部描绘抗日小英雄的《鸡毛信》(1954年),第一部反映新中国小学生生活的校园电影《祖国的花朵》(1955年),第一部体育题材儿童电影《两个小足球队》(1956年),第一部中外合拍的儿童电影《风琴》(1958年),第一部描绘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电影《五彩路》(1960年),第一部童话故事片《宝葫芦的秘密》(1963年),第一部产生全社会轰动性影响的革命题材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1974年)。重温这些经典影片,让我这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人感到格外亲切温暖,儿童电影实在是陪伴儿童精神成长的最好媒介。

《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典藏》是对百年来中国儿童电影人的深深致敬与赞誉。全书共介绍了352位优秀电影工作者,其中包括导演160位、编剧59位、摄影20位、童星113位。这里面有中国儿童电影的开拓者郑正秋、蔡楚生,有新中国一大批为发展儿童电影呕心沥血、贡献卓著的电影工作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卓越工作,所摄影片不但广受中国孩子的欢迎,而且走向了世界各地。全书收录了获得国际国内各类奖项的优秀儿童影片389部,获奖总数1313项,包含906个国内奖项,407个国际奖项。这一串数字,见证了中国儿童电影繁花似锦的发展历程。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从来都是儿童电影改编、拍摄的重要资源。据统计,百年中国儿童电影至少有近140部根据儿童文学原作改编,如张天翼、徐光耀、李心田、杨啸、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张品成等作家的



电影《闪闪的红星》剧照

《老舅》为荧屏留下典型人物形象

本报讯 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老舅》研讨会于1月20日在京举行。该剧由韩三平监制、编剧,孔二狗导演、编剧,书写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持与前行。

剧中老舅崔国明在人生的起伏里始终保持向前的生活姿态,不被现实困难轻易击退,也不放弃对美好明天的期待。专家认为,崔国明既有“夏利梦”的平凡渴望,也有内心的冲突与挣扎,这一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与肯定,展现出较强的艺术共赏力。有专家谈到,《老舅》中各色人物命运与代表性场景“鼎庆

楼饭店”的变迁史,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东北乃至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复杂光谱,而老舅崔国明的“折腾”人生则是光谱中最具生命热度的一束光。崔国明及其周围人的故事跨越了屏幕,成为连接不同代际的情感纽带,并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性中的韧性、善良与坚持才是抵御挫折的关键所在。

该剧深挖吉林地域资源,在长春、吉林两市取景三十余处。专家表示,该剧真实还原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风貌,将地域风情和时代精神有机融合,让地域故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叙事。(许莹)

你好,小时候

——重访百年儿童电影中的记忆与理想

□ 王泉根



作品。这是儿童文学引以为傲的佳话,也意味着儿童文学作家有责任为孩子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百年中国儿童电影承载着几代中国儿童的精神成长史、艺术接受史、快乐情感史。那些经典影片中的主题歌与插曲,已经伴随了几代人,成为祖孙同唱的老歌。最著名的有《祖国的花朵》中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闪闪的红星》中的《红星照我去战斗》,《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小时候没有看过《祖国的花朵》《红孩子》《鸡毛信》《小兵张嘎》,那我的童年将会何等乏味无趣。儿童电影之所以能深深打动孩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儿童电影多种多样的题材内容,为局限在园里的孩子们打开了无限广阔的世界,极大地拓宽、发展了他们的观察力、认知力、想象力。

百年中国儿童电影的题材十分丰富,既有最能激发儿童观影兴趣的校园电影、家庭电影、亲情电影、友情电影、少儿战争电影、英雄电影、人物传记电影、历史电影、传奇电影、历险电影等,又有跨艺术的更具新鲜感和戏码的童话故事、科幻电影、体育电影、舞台剧电影、戏剧艺术电影等,同时还有及时反映时代社会变迁的环保电影、人与动物电影、弱势儿童电影、少儿心理问题电影、犯罪题材电影、人与科技动漫电影、乡村支教电影、少数民族生活电影等。《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典藏》收录的影片共有20余个类别,真正实现了万千世界奔来眼底。丰富多样的中国儿童电影题材无疑有助于孩子们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成长自己。

儿童电影是惠泽少年儿童成长的一笔巨大艺术资源、精神资源、校园文化资源,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宝贵财富。《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典藏》犹如一幅藏宝地图,为我们提供了多样貌、多题材的中国本土儿童电影总汇。我想,如何充分利用好这部典藏所提供的影片资料,开展包括学校、电影院线、社会有关团体等多部门联动的“向全国中小學生推荐优秀影片片目”的工作,让儿童电影真正进校园、进影院,让新时代的孩子们在优美的儿童电影陪伴下茁壮成长,这是包括电影人在内的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景,这也是《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典藏》的出版初衷与价值。这么多优秀的儿童电影可不能只存放在电影资料馆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五届网络视听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 1月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主办的“新大众文艺·新视听使命”第五届网络视听创新发展论坛在京举行。论坛聚焦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视听的新趋势、新使命,围绕智能技术应用、微短剧创新、视听学科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中国视协副主席胡智锋表示,当前中国网络视听发展呈现出“全、正、活”的鲜明特征:“全”体现为内容品类丰富、传播渠道全面覆盖,并逐步实现跨屏跨场景融合;“正”强调主流价值引领,推动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在多元题材中创新表达;“活”指向创作生态活跃,形态持续迭代,表达日益贴近大众情感。同时,行业仍面临“散、偏、斥”等挑战:“散”指

生产协同不足、精品集约性弱、用户注意力分散;“偏”表现为观念上保守与激进并存,易忽视文化内涵;“斥”体现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平台间的隔阂,制约生态共建。他呼吁在政策、社会与行业层面协同发力,构建健康、繁荣、可持续的生态体系,以技术与艺术双轮驱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与会学者谈到,AI不仅改变着内容生产与分发逻辑,更在语义层重构人机互动方式,为文化主体性表达开辟新空间。AI时代影视传媒教育亟须打破学科壁垒,重视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借助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与教学。此外,数字时代更加需要媒介素养,需筑牢人文根基,警惕技术伦理风险。

本报讯 近日,由威海市文联、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万物·长生——籍洪达中国画作品展”在山东省威海市美术馆举办。展览集中展出青年画家籍洪达近年创作的35幅中国画精品,围绕“万物共生、生生不息”的主题,诠释东方哲学中的生命智慧。

此次展览主题取自《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展出作品题材丰富,涵盖禅意佛像、生肖瑞兽、山水灵兽与田园景致四大类别,呈现籍洪达近年的创作方向与艺术探索。这些作品以宋元笔墨技法为根基,结合当代审美表达进行创作,诠释了“不过度刻意强求、顺应自然以实现自我价值长久留存”的哲思,为观众带来兼具学术性与艺术性的观展体验。

以传统笔墨成就生命哲思